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十回 求借宿不啻東床 設夜筵何殊贅酒

詩曰：赤繩一繫定良緣，才子佳人合有天。  
試兩行雲還未卜，先教霹靂住加鞭。

當時老莊主出至府門外，祇見一位美少年，二九上下，貌如珠玉，氣宇軒昂，一身甲冑，手執長槍丈餘，已知他是一位英雄少漢。如此裝束，定必官家世胄，已將一片怒心早消化了。祇有高君保，一見劉莊主飄然風雅，道範斯文，令人起敬之心。想起方纔鹵莽粗動，反有愧心，自怨自咎。又見此老面帶笑容言曰：“方纔眾家丁不懂事，不合見拒留宿，至得罪貴人。此根由，祇緣近日敝土有匪徒劫竊，是以老拙教他們不可寄留外人寓宿。不料眾家人有目無珠，不分辨別，執一而論，不明貴客乃當今朝廷顯爵光臨，又不早通報知，致令老拙有失遠迎，已獲罪戾。況此天色將暮，又屬兩大淋漓，一帶荒涼幽徑之上，果無別處可投宿者，即有莊外之人，詢察知果係真實良客，也當諒情見納。今之一概執板無變通，實蠢奴才也。貴官請寬量勿見罪，如何？”當下高君保一聞劉老一夕良慈之言，倍覺恭感情深。即上前深深拱揖，劉老又謙遜還禮。君保答言曰：“小子一時粗鹵，動氣將寶莊門扇推毀，自知無禮，獲罪已深，但因兩大濕透衣冠，無方躲避，至碎門來宿，待吾補還再請罪。今蒙尊丈一番謙遜周全之言，倍見汪涵雅量，反令小子羞惶無躲之地矣。但今得坐門首，俟至天明，即刻趕趨程途，足見恩惠之至了。但不知尊丈上姓高名，祈示知之。”莊主曰：“碎卻莊門，些小之費，須不當掛齒，何必言補償？老拙姓劉名乃，是中年隱居於此，請問尊官貴姓高名？”君保一想，不可將此真實姓名言知。祇回言：“小子姓高名佩，官指揮使，奉宋君王命催取軍糧，道經寶莊，不意有緣叨蒙劉老先生周全，何其幸也。”劉乃曰：“原來高將軍駕臨，豈敢輕慢，坐門首之理，粗筵便饌，請進中堂，慢慢敘矣。”語畢，攜手同挽至內堂。

那君保祇得將長槍放下門首，劉老又命家丁，將他馬匹牽入馬槽喂料。當時老少進至內廂，分賓主下坐，有家丁遞上香茗喫罷，二人談語投機。不一刻，家丁排陳上酒筵盛饌，山禽海味之美。酒數巡，賓主酬酢。是夜仍乃大雨淋漓不已，酒至更深，老少有盡東南之美，對答相投，高君保仍是少年心性，正直豪爽，又食酒過多，不覺盡酣酬相歡，吐露出真姓名，乃宋君御戚顯貴藩王之子，遂陳祖上英雄本末，輔宋周掃平北漢，滅劉崇，功高社稷。不覺抵掌而談，意色揚揚。豈料此位莊主劉乃，即是北漢主劉崇族派弟，身為劉姓子臣，當北漢時，官封振國將軍，曾因丁貴先鋒失機，為高懷德所敗。劉乃又見北漢王昏淫不德，力諫諍不入耳，已知天心不附，不能力挽，故掛官致仕，隱居於此，父女埋名。今聞君保陳出家世，回憶劉主初盛之時，真有不堪回首慘切，忍不住淚流兩行。君保冷目一觀，即刻驚訝起來。問曰：“晚生陳起家世之事，劉老先生何以悲淚若此？”劉乃初時還搪塞支吾，後被君保多詢問，祇得將出仕北漢，劉主無道，不從良諫，自取滅亡，所以聞昔喟感也。當下君保方知失言，對面即為敵國仇人，祇奈一言出口，駟馬難追，無可如何，祇得離席長揖謝罪。劉乃攙扶曰：“此已往之事，況各為其主，勝則為君，敗則為寇。老拙已知天命所歸，諫諍不入耳，書疏上不行，故老拙不得不致仕以歸。但今老拙有一陋見，鄙言於世子，勿性率直，老拙方敢發言。”高公子對曰：“劉老先生乃先輩忠良純臣，高明老成之見，今幸賜教，大有增益，晚生自當洗耳恭承受教。”劉乃曰：“哲人有退步之機，君子有謹言之戒，祇勸世子，此後萍水相逢，凡遇周旋之際，切勿交淺以言深。一則懼以為歹人暗算，取禍之由也，須當志之。”高君保諾諾領命。又曰：“老先生金石訓教之言，日後當必銘箴，以為終身寶鑒。”言罷把盞再酌，用過夜膳，交談已是多時，不覺時交三更候，劉乃命家丁設備帳鋪牙床於書齋，以待世子安寢。君保稱謝不已。

不表劉乃酒醉安睡。再言高君保睡不心寧，又聞雨聲瀟灑，瓦面瀝瀝下淋，檐前點滴，自覺心悶意煩，一時有感，佔吟一長詠，以志感，其詞曰：

雲黯黯兮郁愁結，雷隱隱兮哀怨絕。雨潛潛兮血脈下，水冷冷兮悲聲咽。烏亂啼兮憐人苦，花零亂兮誰是主。欲入深兮無永穴，欲高飛兮無翰羽。捫胸問心轉迷，仰面呼天天不語。混宇宙兮不分，靄煙霧兮氤氳。西風起兮天霽，掛遠樹兮夕曛。聚還散兮暮雲平，晦復明兮日初晴。何時陰消兮世界清平。

是夜高公子吟詠罷，仍是展轉反側，一夜中何曾合眼。祇是心懸兩地，念切思親，尚有十餘天程途到得壽州救駕。恨不能即日插翅奮飛，一夜思之不已。復又悔方纔席上一時失言語，唐突了劉乃，豈料他原是昔日北漢舊故之臣，曾與父王對敵。倘若他見怪，念著舊仇，實投身入牢籠，難以得脫也。一夜驚擾，按下慢表。

又說明劉乃年過五十，並無一子，單生一女，名喚金錠。方纔高君保打碎莊門，有奴婢報知劉小姐，後又聞知是大宋將官，是以觸著仙母師言吩咐，言他日後姻緣，在宋將貴胄之子，是今留心探聽。又表明，劉佳人自小一生好道，又聞聖母在梨花山修真，入元母大仙之列，故交十三之年，自立心虔誠，執意上梨山拜聖母為師父，與蕭引鳳、郁生香、艾銀屏、花解語四美為金蘭友，正乃天生一班豪英烈女，為皇家效力，為宇宙陰將軍之光。劉金錠在梨花山五載，素為聖母憐愛，一心指點法門技藝，至風雷變化，騰遁俱全，移山倒海，喚雨呼風，諸般法術精通。

當日聖母原領了玉旨，敕命打發五仙女下凡，護佐宋太祖。是歲劉小姐辭師下山，此日在閨中聞高世子與父親攜手進內堂，小姐在屏風看見，高世子果然生得儀容俊雅，猶如美玉無瑕，錚錚氣概，料必文武雙全。怎得一人與父親露個消息，將託以終身，不枉我金錠具此花容仙技。奈此子乃忠孝傳家，一偉丈夫，但想婚姻由父母決準，我無媒妁以自招也。又思付，此子一言不合，即打折莊門，強搶進室，有此膽量，想是目空一世英雄，不出個辣辣手段與他，諒不肯服依我們。劉小姐有了主意，自然用下計謀處置，實乃前定良緣，任爾外邦仇敵，地北天南，終要成了同餐共枕，斷是不错也。

當晚君保有好酒後失言，冒冲劉乃，雖感他言不記怪，惟昔兩敵今日相逢，非同別則小故，萬一彼口是心非，暗算起來，性命可憂不保。是夜立心不睡，獨坐危危，有家人劉安幾番催促公子安歇，君保不允，祇與他閑談，又問及汝家老爺有幾位賢郎？何不見一人出陪相見。劉安曰：“我家老爺中年失偶，當時心存為國忘家，向未續弦，是以單生一女，今已年方二九，武藝精通。”言未畢，君保冷笑曰：“汝言小姐的武藝精通，比如有降夫手段，抑或用婢奇能。”劉安曰：“非此言也，我家小姐才可比謝道韞，武可並花木蘭，德匹孟光，智同侃母。更具法力無邊，上可濟王家大用，下能拓土安民，真乃女中一真大丈夫也。我想家小姐備具此奇能，天下無有其敵。即世子爺是一英雄世胄，當領教手段，必甘拜下風矣。”高君保一聞劉安高抬小姐一番言語，不禁微笑曰：“自古深閨少女，祇曉拈針描繡，即有些拳藝之技，不少小藉父兄指點一二耳。至於疆場上陣，歷險交鋒，即上古至今，祇有我大宋女英雄幾人洵為至盛。吾諒爾家小姐，遠處安居，又非男子漢，遠近難求名師教習，且無弟兄一人，爾家老爺又乃性情古實，還有何人指點小姐？爾休得出此大言，欺哄於高某也。況吾雖乃年輕，但學全滿身武藝，非弱勢漢子，懼人怯恐者。”當時世子不準信劉安之言，不知如何會見劉小姐，且看下回便知。